

# 谁是

# 我青春的守护者



XIAO YUAN JING DIAN  
XIAO SHUO XUAN

《校园经典小说选》这部作品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青少年阅读这部作品，不仅增长文学知识，增加人生经验，还培养做人的一些基本素质。使我们领略作家的人生百味和艺术经验，得到新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SHUI SHI WO QING CHUN DE SHOU HU ZHE

校  
园  
经  
典  
小  
说  
选

高建英◎主编

XIAOYUAN JINGDIAN XIAOSHUOXUA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经典小说选

# 谁是我青春的守护者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11

ISBN 978-7-204-08159-5

I.校… II.高…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

## 谁是我青春的守护者

### 校园经典小说选

---

- 主 编 高建英  
责任编辑 乌恩其  
封面设计 张 娜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4 印  
字 数 26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204-08159-5/I·1727  
定 价 557.20 元(全 14 册) 单册定价:39.80 元
- 

如发现印状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2059

# 前 言

随着时代的改革,文学作品,无论是短篇或中长篇小说,从形式上看,已经不是古代那种兴之所至的点评注,而是大多以文章面目出现,把文学作品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校园经典小说选》一书,使青少年在成长道路上面对的三个世界:现实世界、知识世界和心灵世界。现实世界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通过生活实践来逐步了解它;知识世界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些知识你们不可能从实践中获得,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来掌握;心灵世界最复杂,它包括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人格精神,也包括一些稍纵即逝的。互理因素,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能了解自己的心灵,或者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灵,而文学,是指引我们进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最初向导,以后还可能通过文史哲学来求得。如果一个人生活很优越,知识也很丰富,但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却一无所知,这个人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健全的、丰富的。坚强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

《校园经典小说选》这部作品具有永久的生命力。青少年阅读这部作品,不仅增长文学知识,增加人生经验,更重要的是熏陶人的意志、情操、道德、人格,一句话,培养做人的一些基本素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阔思路拓展想像力,还可使我们领略作家的人生百味和艺术经验,得到新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2005年11月

## 目 录

那一年的冬天里没有风 .....	1
拍卖宇宙 .....	30
爱的畸变 .....	32
将错误进行到底 .....	36
情定爱情海 .....	41
忘却那缕阳光 .....	49
娃娃鱼 .....	52
断梦残章 .....	55
留住冬天 .....	62
在劫难逃 .....	65
春天花会开 .....	70
久远的黄昏依然在独自走动 .....	75
倾斜的事件 .....	80
上海 5 月的雨 .....	83
未来 .....	92
告别那清涩和寒冷的春天 .....	101
笛卡尔与猫 .....	107
梨花的婚事 .....	110
牛背上的少年 .....	114
相伴一生 .....	123
妈妈,我想回家 .....	157
爱过,但是没做过 .....	187
家法 .....	195
灵异再现 .....	197
流金岁月 .....	199

相见不如怀念 .....	204
无法承受之痛 .....	207
爱在转角处 .....	210
两朵云在同一高度相遇才会成雨 .....	220
怀念那一声“丫头” .....	230
谁是我青春的守护者 .....	232
小小的梦 .....	236
落幕的黑暗 .....	242
男上司与女下属的故事 .....	247

## 那一年的冬天里没有风

—

风还是进来了，裹着操场上的黄色尘土，慢慢地缩着身子，从客厅里的木门下的缝隙里钻进来，铺满在茶几边上的碳盆里，灼热的火星升到空中，红红的像除夕夜里燃放的烟花。

我搓了搓干裂的手，在通红的火碳上翻转。

床沿边上的BP机响了，按下绿色的钮键一看：今晚你有空吗？我好想你……

我再翻看一下时间，是昨天夜里发来的，紧接着摩托罗拉数字中文机上的显示屏上又跳出电量不足的标识。我在抽屉里忙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七号碱性干电池。

这时，放在里间的电话机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客满堂”酒店的老板曲叶红打来的。她那故作娇媚的嗓音就让我听起来不舒服，“波仔，干啥呢？电话响了这么久才接！马上过来一趟！啊！要快，我等着你哩！”说完，她还对着话机干咳了两声。

我正想问她什么事，电话却被她撂下了。

这曲叶红本不是我们索榄县城里的，据说是前几年从外地到这里打工的，最初是在县水泥厂干活，后来因受不了尘土飞扬的苦力活，仗着自己年轻又有几分姿色，便在何老板的“客满堂”酒店里做服务员。这曲叶红像落水的人抓住一棵浮在水面上的枯树烂根一样，竟与何老板勾搭上，后来何老板和原配分道扬镳之后，曲叶红如愿地成了“客满堂”的老板娘。

我在家里排行第二，上面有一个姐姐。姐姐早些年嫁到福建去了，再过一个月就是过春节了，父母俩老人几天前就去了福建，姐姐在厦门市里给俩老买了一套房子，姐姐想让父母留在厦门市住，其目的很明显，姐姐想将来要是有了孩

子,正好家里不用请人带孩子。俩老从出发前就早早地把索榄城里的那家五金店铺盘好,又在城里请了一位复员的军人,我因为要安排和准备学生的期末考试根本没有时间料理这些琐碎的事情。这几年索榄城里的治安不太好,我的任务就是要看好这幢三层楼的私房。

还在我读中学时,父亲很有眼光,在索榄县城的东面买了两块地,等我上了师范院校后。果真随着经济的发展,县城渐渐向外扩张,原来城东面的那片田地全变成了一幢幢高低不齐的私人住宅房。我家就从老城区里搬到城东面的新住宅区来,老城区的那房子改作铺面,上面二层改成了旅馆,下面卖些水管、不锈钢面盆、铁器品等五金建材。刚开始生意挺红火的,因为整个县城还没有人卖建材五金用品,一些新建的私房户主们要买一些家庭装饰材料往往要跑到两百公里外的省城里去,我家这铺子一开张,引来了很多人纷至沓来相购,甚至还有邻县乡镇的农民也来这里采购,家里的生意如此火旺,让父亲整日奔波于进货和售货中,母亲在店铺里帮不上忙,她只能管好我和父亲的一日三顿伙食,帮做些零星的家务。谁知好景不长,我大学毕业后,按照户口所在地的分配原则,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索榄县民族中学教书。接下来城里突然冒出几家铺面更大的建材批发商店,直接冲击了我们家这小小的五金铺子的生意,好在父老平时做生意诚恳待人,一些老客户宁愿多走一些路也要来我家的五金铺子买货。虽说生意不如往年好,但保一家的温饱是不成问题的,再说我现在民族中学任教,每月都有自己的收入,姐姐在厦门那里生活过得不错,家里的积蓄也完全够俩老的吃喝拉撒一辈子了。

我和曲叶红是在一个偶然的舞会上相识的,那时我和高中的一位同学去城里一家歌舞厅里过过瘾,舞台上有一个身段长得挺标致的女人手里捏着麦克风唱着一首台湾高腾美的情歌《潇洒的走》,当唱到“你的背影……”时,突然台下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牛仔服的小混混边起哄朝台上扔香蕉皮。台下顿时乱成一片,舞厅里的老板出来想制止这种混乱局面,无奈这个小混混依仗着自己带来的人多,竟摔东西,砸坏了不了东西。这伙人其中一个竟跑上台去想抱那个女人,那女人惊恐地往台下跑,嘴里呵斥道:“我是‘客满堂’的老板娘,你们敢胆碰老娘,等回我喊人收拾你们!”。为首的那个小混混嘻皮笑道:“客满堂,我们就是你的客人,给兄弟开开味吧!”说完就要上去。

此时,那个女人尖叫地从地上随手抓起一只啤酒瓶:“谁敢上来,谁敢上来!”她边说脚步边慢慢向门口移去。

她没有想到身后冷不防被一个高个子的男人从后面紧紧地抱住,并且在她

身上乱摸。她使尽全身力气想争脱这个男人的大手却无济于事，无奈她只能大声呼救，可是在场的人被这一伙人的恶行震怒了，有人私下低声嘀咕说要报警，有人说快去告诉“客满堂”的老板和伙计。我的同学悄悄地拉住我的衣袖说：“陈波，咱们快走吧，别看热闹了。”

我猛地一甩手，马上站出来吼道：“放开她！快放开她！”我指着抱住那个女人的高个子的脸说：“放不放开她？我不客气了！”

那高个子男人把那个女人猛地推到一边，“呼”的抬起脚来朝我的腰部狠狠地踢来，说时快，那时快，我一闪身，一招“狸猫上树”先猛地把那个高个飞过来的脚接住，再来一个顺水推舟，把高个子摔在地上，那个为首的小混混抄起地上的椅子朝我后背打来，那女人又是一声尖叫地喊道：“当心后面！”说完吓得双手捂住脸蹲下来。

我早有防备，把身体向右侧一闪，趁对方的身体来没来得收回。我迅速收脚一个正踹，正中那小混混的小肚子上。那家伙“哎哟”一声倒在地上捂住肚子直哼哼。

另外几个见他们的老大都败在我手下，纷纷向门外退去。为首的小混混吐了一口唾沫：“你小子等着，你等着！”说完，拉起那高个子跑了。

歌舞厅的老板感动得握住我的手连声道谢，说是要重金酬谢，我委婉地谢绝了。那女人从地上站起来，带着感激的面色看着我，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

“不客气！你早点回家去吧！”我习惯地脱口用当地的方言对她说。

我一时竟忘了对方是讲普通话的，我知道在索榄城里也有不少的外地人，他们是听不懂我们当地方言的。

最后，那个女人从包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要谢我，我赶紧用普通话谢绝：“你这是干什么？把钱拿回去！”

那女人红着脸把钱收起来，“刚才吓死我了，现在还感到心跳跳。”那女人心有余悸地把手放在胸前说。

后来我和同学把那个女人一直送到“客满堂”酒店才知道她真的是酒店的老板娘，还知道她的名字叫曲叶红，酒店何老板的老娘病了，一大早回乡下老家去了，晚上她一个人闲来无事便来歌舞厅消遣。

二

曲叶红的电话让我再三的犹疑,我不知去还是不去。我把手里的一支“阿斯玛”放在半黑半红的火碳上,白色的烟纸“糍”地被点燃,吐出淡黄色的火苗,我狠狠地吸了几口,青烟迅速在冰冷的屋子里弥漫开来。

我想起同学季云说过的话,曲叶红是“客满堂”的老板娘,又是个有夫之妇,跟这种下三滥四的女人交往要注意影响。索榄县屁大点的小县城,夸张地说就是放个响屁全城几乎都听到了,何况曲叶红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还是远离为好。

我深深吁了一口气,推出那辆落满尘土的28寸“大凤凰”自行车,顶着寒风就往“客满堂”酒店赶。

“客满堂”是索榄县城里为数不多的规模较大的酒店,生意很红火,这些日子天气冷,来“客满堂”的客人是络绎不绝,酒店在县城的北面,我骑车到那里要经过一个农贸市场。市场外面是鸡鸭交易处,满天飞起的零星鸡毛,一股股恶臭撵着我不得不加快车速经过。平时骑车从家里到“客满堂”要用十五分钟,等我赶到酒店时一看表仅用了十分钟,我大口地喘出白色的口气,里面的衬衫紧紧地贴在背上,粘呼呼像是被吸在肉上。

我顾不上抹一把还冒着热气的额角,径直地跑上楼,曲叶红正坐在收款台里“卡、卡”地不停捻着计算器埋头理帐。

她头也不抬一下,只是眼皮向上翻了一下,说:“来了,蛮快嘛!我还以为你不来呢?小王,小王!”她放下手里的圆珠笔,伸头朝前面的包间里望了望:“这个小王,死到哪里去了?客人来了也不懂得倒茶。”

“曲老板,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电话里说不行吗?非要我跑来?”我问。

“噗!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跟你聊聊,对了!还有份礼物要送给你。”曲叶红抿着嘴笑朝着我笑。曲叶红这人如果不说话倒是讨人喜欢。从脸面和身材来看,确实能迷倒不少的男人。可她这张嘴一说起话来,就显得有些庸俗。

自从上次在歌舞厅里帮了曲叶红,她多次请我到“客满堂”吃狗肉火锅,我和季云去过一次。说实在话,“客满堂”的狗肉火锅味道确实很不错,叶香色全,不腻人,吃起来口感极好,难怪每年冬天来“客满堂”吃狗肉的人特别多,狗肉是冬季最好的食补,能驱寒、壮阳益肾,弄不明白“客满堂”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狗肉?有时吃着吃着,难免让人想到病狗和疯狗,这疯狗要是咬了人是人畜性命都

难保。虽说这狗肉好吃,万一哪天真吃上疯狗的肉就怕是完了。自从有了这一想法,曲叶红再怎么请我去吃狗肉也不敢冒然上“客满堂”了。

今个儿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曲叶红一个电话就让自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究竟图个什么?一时也想不明白,可我每次看到曲叶红时,我的心总是砰砰跳得很快,脸颊热腾腾,会产生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我怀疑自己八成是喜欢上这个女人了。

“到底什么事这么神秘啊?不说走人了。”我有些不耐烦了。

“走,跟我下楼去。”曲叶红上前挽住我的胳膊就要往楼下走,我掰开她的手时,曲叶红反倒是把手臂箍得更紧,似乎怕我逃脱一样。

我心里好发慌,说:“放开,这样让别人看见不好。”我把目光投向周围,没有一个人,只见到楼下停放着一辆新的摩托车,我和她走到摩托车边时,她才松开自己的手,说:“这车怎么样,好看吗?”

我蹲下来仔细看了一下摩托车发动机,点点头说:“嗯!不错!还是日本本田原装发动机,什么牌子的?”

“洛阳出的大阳牌,售车的说这是第一批合资产品,大部份进口件国内组装的,我玩了几天,感觉不错,刚才我正想去找你,突然启动不得,你帮我看看,来!这是钥匙。”曲叶红从包里拿出摩托车钥匙给我。

“我可是门外汉,附近有没有修摩托车的?”我问。

“城南边倒是有一家修三轮的,可让我一个人怎么推过去。”曲叶红边说边看我,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了她这次电话叫我来的目的。就为这车,我真想跟她说:“你店里这么多伙计,随便使唤一个不就行了”。再看看那副样子,我又有点于心不忍,于是我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在大学里我是学体育专业的,跟有车的同学过几天摩托车,可修车这玩意还是大姑娘上轿子头一回,虽然也看过别人修过车,可真正轮到自己动手时,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我一时无从下手。好在曲叶红站在身边不停地给我鼓励:“波仔,我看你准行,试试吧,弄坏也没关系,大不了再买辆新的。”

我扭头白了她一眼:“好大的口气,这车少说要一万块吧?”

“一万五千多吧。”曲叶红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还是你们做大老板的有钱多,不像我这个做穷教师的,每月才两百来块,而且在这鬼地方,工资还不能照月按时发下。”我站起身来,“有工具吗?弄不好或弄坏了可不要我赔哟?我这是有言在先的。”

“没说要你赔,修好这车归你。”曲叶红一脸的坏笑。

“真的？开玩笑吧，就是给我这车，我也不敢要。”我说。

曲叶红撇撇嘴：“嫌这车不好，别人还不想给呢！”

“我是说这车养不起，你看，车有了，每月得支付油费、还要交个什么养…费的？”

“是养路费！真笨！”曲叶红用指尖在我额角上点了一下，“交、交你个头啊！何老头的小侄儿在交通局里，就你这么憨！”曲叶红得意地说着，一下子又皮包里摸出一小袋瓜子嗑起来，“来，吃点吧。”

我没理会她，我知道曲叶红说的何老头就是指“客满堂”的何老板。说实话，何老板那副样子让人看了就恶心，獐头鼠目，特别何老板那双眼睛，满肚子坏水，来他的“客满堂”的食客多是县里的官爷们，吃公家的、拿公家的，而“客满堂”是吃、喝、玩、赌全部俱全，吃完结帐还可以虚开发票，何老板也很会做人，吃五百送一百，看客下手，如果是吃公的，便暗中抬高酒菜钱，食客出门前再往食客每人手里塞上几包好烟，表面上是做得很大方，其实他心里明白的很，他这样一来不但扩大了“客满堂”的招牌，另一方面似乎颇显得他何老板大方，他的酒楼生意是越办越火。别看大把大把票子进了他的腰包，可何老板这个人好赌好嫖，在赌场上挥霍很大，他老家在一个偏远的乡下，父亲早年去世，是他母亲一手艰辛把他拉扯大的，虽然他很孝敬自己的老娘，他想把老娘接到城里来住，老娘死活不愿意来城里和他一起住。如今他自己是四十挂头的人了，他和以前的老婆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儿女，有人笑称何老板是坏事做多了，有这么钱有什么用，怕是将来只能带到棺材里了。何老板嫌过去的老婆无能，便看上了来他的“客满堂”里干服务员的曲叶红，因为曲叶红不是本地人，对索榄城里了解的不多，加上曲叶红也看上腰缠万贯的何老板的大把钞票，两人一拍即合。这些事都是那次曲叶红单独约我出来喝闷酒时对我说的。曲叶红醉酒后吐出的言语倒是蛮有意思的，有时我倒有些怜悯这个女人。一个女人在这县城里无依无靠，能搭上何老板这样的有钱人，并且做了她的太太也算是她的造化。旁人说是她是一朵地雷花插在牛粪上，早晚都要炸开。

### 三

我打开工具袋，取出火花塞专用套筒，七大八拆地先把摩托车上的塑料挡流罩摘下，然后拧出发动机上的火花塞，检查了一下，看不出什么问题。我再顺着油箱部分检查，油箱里的油还剩下很多，我感到纳闷，便问曲叶红：“你是不是

在县城那个私人加油站加的油？我怀疑是油品质不好，掺水太多。”

“掺水？汽油里能掺水？我一直是在县城汽车站附近的公家加油站加的油，是石油公司开的站难道也有假？”曲叶红一脸狐疑。

“真是怪了，我接连启动了很多次，只听见发动机上的马达空转，就是不能打着火。过去在大学里读书时，听人说过摩托车的化油器脏了也会引起故障，我看了一下车的里程表，才走了七十多公里，这么新的车化油器怎么可能会脏呢？”

“你的车是不是给什么人用过了？”我问。

曲叶红把舌尖向里一翻，嘴里“嗤”吐出一片瓜子皮，说：“会不会是这个何老头故意把车做了手脚？他是怕我去外面，这个死老头！”

我突然发现在油箱与化油器连接的部位有一个开关。我仔细看了一下，开关处在“off”位置，我把开关扳下来，跨上摩托车对曲叶红说：“我试一下吧。”我把摩托车启动按钮轻轻一按，发动机轻松地起动了，曲叶红兴奋地上前抱住我说：“波仔，你真棒！”

“刚才我也笨，瞎忙了一阵子，问题就出现在油路不通，是不是你把油箱开关关掉了？”我边说边手指着座椅下的一个丁字开关。

“肯定是这个老东西干的，他防我像防盗贼似的，其实是他怕我去外面玩，他越是这样，我偏要出去。”曲叶红把手里的瓜子放进包里，两手搂住我的腰说：“走！我们去县外面兜兜风去！”

“曲老板，你先下来，这样不好，别人看见会怎么说？”我取下摩托车钥匙扭身要交给曲叶红。

“怕什么嘛，老头子今天不在家，这个家我说的算数。”曲叶红把脸帖在我的后背上，这让我的心跳得更加快，我害怕这事传到何老板那里，何老板在生意场上得心应手且左右逢源，他的关系网很大，黑白两道上都有他的食客。虽然我在师范院校里学的是体育专业，而且毕业后又跟当地一位老拳师学了两年散打，对付二、三个常人是没有问题。老拳师跟我说过，好汉一人难敌四、五匪，能躲能闪就不要硬拼，武术技击讲的是智取而不是强攻，想起老拳师的话来，我的心不由一颤，凡事必须小心为好，但看到曲叶红高挑丰满的身体的时候，我心底那道小心慎重的防线又一次被攻破了。

我想起刚才曲叶红说的话，便问：“你说过修好这车就归我的，说话可是算数？”话一说出来，我立马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大傻瓜，或许刚才曲叶红说的就是一个玩笑而已。

“你真是个傻瓜！白读这么书了！”曲叶红咯咯地笑起来，我的脸立刻红到

脖子，转身把车钥匙朝她身上甩去。

“哎！你去哪儿啊？说一句就这样？”曲叶红在我身后大声说道。

“以后你不要打电话再来找我了！”我愤愤地答道。

“说你傻嘛又不服气，我买这车就是送给你的，其实，这油箱开关是我故意关掉的，只想考考你的智慧，逗你玩的！你这么小的肚量？”曲叶红收住笑容，一本正经地说道。

“真的？哎哟，我是无功不受禄，说吧，想要我帮你做什么？”我直截了当地问。

“我想要你开车去一个地方。”曲叶红把摩托车钥匙插锁孔里，朝我作了个上车的手势。

“什么地方？说吧！”我从曲叶红手里接过车钥匙，不知道她葫芦卖的是什么药。

#### 四

尽管我没有驾驶证，但我还是把摩托车开得飞快，或许是曲叶红那对浑圆丰满的双乳紧紧地顶在我的后背上，摩托车开出索榄县城不远的地方便按曲叶红的指示钻进一片树林子里，车在弯曲不平的小径上下跳动，曲叶红胸前那对饱满坚挺的乳房不停地在我的后背上摩擦，像富有弹性的皮球来回拍打着我的后背。

我的心跳加速，嘴唇干涩，手和脚顿时变得松软无力，我的头脑里乱七八糟的，也不知摩托车是怎么开的，越往前走，小路渐渐地变得平坦些了，我感觉似乎像是个林场，林子里非常宁静，除下跨下摩托车发动机的引擎声外，便是我俩人急促的呼吸声。

我不敢回头看她，毕竟我的摩托车驾技不高，只有双手紧紧地握住方向把，小心翼翼地开着。随着车轮的一上一下的起伏，我感觉到曲叶红的手从我的肩上滑到腰上，我试图用左手想把她的胳膊移开，我们的手碰到一起时，我能感觉她的皮肤细嫩光滑，我不由得扭头朝她看了一眼，曲叶红的脸红灿灿的，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小牙齿。太阳从树林子里的缝隙间射进来，落在她那枣红色的低领毛衣上，或许是刚才进林子前太热的原因，不知何是她早已把外套给脱了，从毛衣的领口间我看到大半个白白的乳房。

突然，前方一个急弯，右边是一个高大的松树，眼看摩托车就要撞过去了，

我本能地踩住刹车，我们不同往前一冲，她搭在我腰上的手不经意间触到我裆下的部位，我裆下那物突地直挺挺地立了起来，她竟硬生生地握住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你身上长了什么东西了，我看看。”

曲叶红嘴里喘着急促的气息，说完便把手伸进了我的下裆里……

曲叶红的手伸进去就没有再收回，我不得不把车速放慢下来，曲叶红突然把手从我的裆下抽出，低声附在我的耳边说：“舒服吗？”

我早已面红耳赤，这时心几乎要蹦出来，我感觉一种特别的兴奋和冲动，我猛地把曲叶红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时，挂在腰带上的 BP 机响了，我腾出一只手把 BP 机取出。睁开眼一看，是怡馨的发来的短信，怡馨是我大学的同学，也是我的女友，她在省城里工作，她的父亲是省城政府机要部门的一个处级干部，在大学毕业前她的父亲就帮好物色好一个合适的单位了。我是索榄县城里土生土长的县份娃仔，毕业分配自然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了。昨天半夜里里的短信是怡馨发来的，我再翻看了一下手里的中文 BP 机，竟有六条未读短信，全是她发来的，她问我为什么收到短信不回复，还有让我速回电话给她。

此时，曲叶红灼热的嘴唇帖在我的脸上，动作极为老道地移到我的嘴唇上，我闭上眼睛悄悄地把 BP 机重新挂在腰上。

曲叶红双手托起我的脸说：“你是第一次吧？”

我点点头，笑道：“我把男人最宝贵的第一次都献给了你。”

“真的？我太幸福了！”曲叶红又在我的脸上深吻了一下，说：“前面有一个世外桃源，那里面有一条河，风景很好，我感觉有些头晕，我们去哪休息一下吧。”

曲叶红说的那所谓的世外桃源其实是一个只能容得一个人进去的山洞，那洞口在一座山上，摩托车是根本没办法上去的，曲叶红让我把车锁好，说：“放心吧，这里不会有人来的，没有人会发现我们，来！跟着我上来。”

我在山脚下把摩托车锁好，仰首朝山顶望去，这座山不高，山洞口十分隐蔽，如果一个人在山脚下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可能看得清楚洞口所处的位置。我不明白曲叶红今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神秘之物或是别的什么目的？从山脚下到洞口不知走了多远距离，我停下脚步犹疑地看着走在前面的曲叶红，她的脚步很快，似乎对这时环境很熟悉。她边走边脱去身上的毛衣，上身只剩下粉红色的胸罩，我在跟在曲叶红后面看见她滚圆的肩膀和纤细的腰杆，曲叶红的皮肤很白、很光滑、肥肥向外凸起的屁股，十分得体的腰腹很是丰腴，全身每个部位都是圆润的曲线。似乎与她的名字很相符。

这时，曲叶红扭身朝我说：“快点啊！你还愣在那干啥？”说完，她三下五除二

地把下身的外裤脱了,只留下一条小小的白色三角内裤。

我跟在曲叶红的身后,浑身像火烧一样,脚步不由得加快了。我拨开前面的半人多高的杂草,定睛一看,曲叶红已走到洞口边了,她轻车熟路地一侧身子便进了黑森森的山洞里。

## 五

等我走到山洞口时才发现果真如曲叶红所说,洞口仅容一人进去,从外面朝里看,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扶着粗糙的石壁,脚下一步步向里面移动。

“曲叶红,你在哪?”我估计进了洞口约两米的距离,洞里冷嗖嗖的,听到自己刚才的喊叫声在洞里回荡外,啥声响也没有,我把耳朵帖在石壁上,似乎听到有种水流动声音,曲叶红进洞之前说世外桃源里有条河流,看来她没有骗我。

我后背靠在石壁上,把眼睛闭上,这样可以让自己很快适应黑暗里的环境。曲叶红为什么匆匆忙忙钻进山洞里?她这葫芦里装着什么药呢?

我不敢再冒然向前移动一步,在黑暗中连喊了几声:“曲叶红,你在哪?你说话啊?”

“你一直朝前走,我在这里哩!”

终于有人回应了,两个声音一前一后在洞里回荡了很久,我突然想到腰带上挂着的摩托罗拉数字中文BP机,我知道只要在机上按一下绿色的阅读键后就可显示来电信,BP机显示器上面微弱的照明灯光让我大体知道自己脚下的位置。

借着一束暂短的光线我慢慢地向前走,眼前突然豁然开朗,我转身向四周望了望,真笨!原来这个洞口到这里也不过是五米左右距离,只是中间要转弯,刚才进来时眼睛不适应黑暗的景物,所以什么也看不清。我抬头朝上看,上面是一个开口,从地面到开口约有五六注的高度,开口周围是被杂草及灌木包围着。

这地方果然是个世外桃源,一块足有五十平米的石地,一条二米多宽的洞内河流从旁边经过。刚才进洞时还感觉冷嗖嗖的,现在感觉热气腾腾,真是好奇怪的山洞。

“快脱衣服啊!跳下去洗个澡吧!”曲叶红早就脱得一丝不挂,她站在水里,半截身子露在水面,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人的裸体,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了。我贪婪地看着曲叶红那完美的成熟的女性胴体,高低起伏的浑圆的白白翘起的乳

房。我像是触了电一样，身体竟不同自主地颤抖起来。

“波仔，干啥呢？都脱了，快下水啊？这是天然的温泉水，很舒服的。”曲叶红若无其事地从河水里出来，她走到我面前：“来吧，我帮你全脱了，一个大男人，还害羞哩！”曲叶红说完要解下我的腰带。

我呆如木鸡，像个木偶人，任由她摆布。我被扒得仅剩下一条帖身的内裤，我有些难为情地双手捂住自己的私处，我不安地向四周张望，生怕在四周哪个角落里躲藏着一双眼睛。上面开口的光线垂直地射下来，不偏不倚地落在水面上形成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光圈。

在光滑的石地上和垂下的光束下，我们俩光滑的身体各自进入和接纳了对方，两条一黄一白的躯体相缠在一起，几乎近于疯狂……

曲叶红肯定不是第一次到过这里。我被她引下水里，全身泡在热水里感觉舒服极了，水中升起的热气使我变得有气无力，我背靠在石岸边上一块光滑的壁上，昏昏沉沉地听曲叶红说起她的过去。

原来，曲叶红过去在家乡也有一个相好的，因为家里贫困，两人不得被迫到外面打工挣钱。在一次返乡途中，曲叶红那个相好的不幸身亡。一次曲叶红陪何老板在山洞口附近参与赌博，公安局派人来清理聚赌点，他俩人跑上山躲藏，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天然的洞中温泉，于是俩人经常来这里泡泉交欢。因为山高路险，加上常年无人行走，通向山洞的小路更是杂草丛生，十分隐蔽。

曲叶红说着说着伸出一只脚勾住我的小腿，意思要我抱紧她，她想再重温一次更加猛烈的激情进入和接纳，可我已没有心情再做下去了。因为腰带上的BP机响了几次了，我猜想肯定是怡馨发来的短信。

我起身爬出水面，发现放在石地上的裤子的裤脚上沾满了棘球草，像一根根针似的扎在上面，我顾不得动手扯掉，从腰带上取下BP机一看，果真是怡馨的发来的短信，再看来电号码，是她办公室时的固定电话。

我和曲叶红在傍晚的时候悄悄地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我骑着曲叶红送给我的摩托车回到家里时，引来了邻居们异样的目光，看到他们低声嘀咕的私语和对着摩托车比划的神态，我心里十分得意，故意拧了几把油门，摩托车的排气筒发出高昂的吼声冲进房里。

这一夜我失眠了，脑子里尽装着和曲叶红在山洞里的那些事。一直到床头上的BP机短信回复提示音再次响起，我才想起怡馨的短信还没有回复。我草草地给怡馨回了个电话。此时，曲叶红的身影老在我眼前晃动，电话里我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对怡馨产生一种厌恶感。